

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编
RÉDACTION: L'ASSOCIATION D'ÉCHANGES
CULTURELS DE GUIYANG AVEC L'ÉTRANGER

漂移的视线

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
L'OEIL DES FRANÇAIS AU GUIZHOU



RANDONNÉE
D'UN
PHOTOGRAPHE
VOYAGEUR

书名: 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
Randonnée d'un photographe voyageur-L'œil des Français au Guizhou

摄影: 菲利普·法丹、佚名(老照片)
Photographies: Philippe Fatin Anonyme(anciennes)

主编: 辛维光
Rédacteur en chef: Xin Weiguang

副主编: 秦家伦、唐光族
Rédacteur en chef adjoint: Qin Jialun, Tang Guangzu

执行副主编: 卢永康
Rédacteur exécutif: Lu Yongkang

编辑: 张载平、方玉明
Rédacteurs: Zhang Zaiping, Fang Yuming

责任编辑: 张炳德
Rédacteur en charge: Zhang Bingde

艺术策划: 陈启基、董重
Conception artistique: Chen Qiji, Dong Zhong.

版式设计: 张锡祥、马娟
Conception de maquette: Zhang Xixiang, Ma Juan

中文校对: 张含丹
Lecture-correction du chinois: Zhang Hand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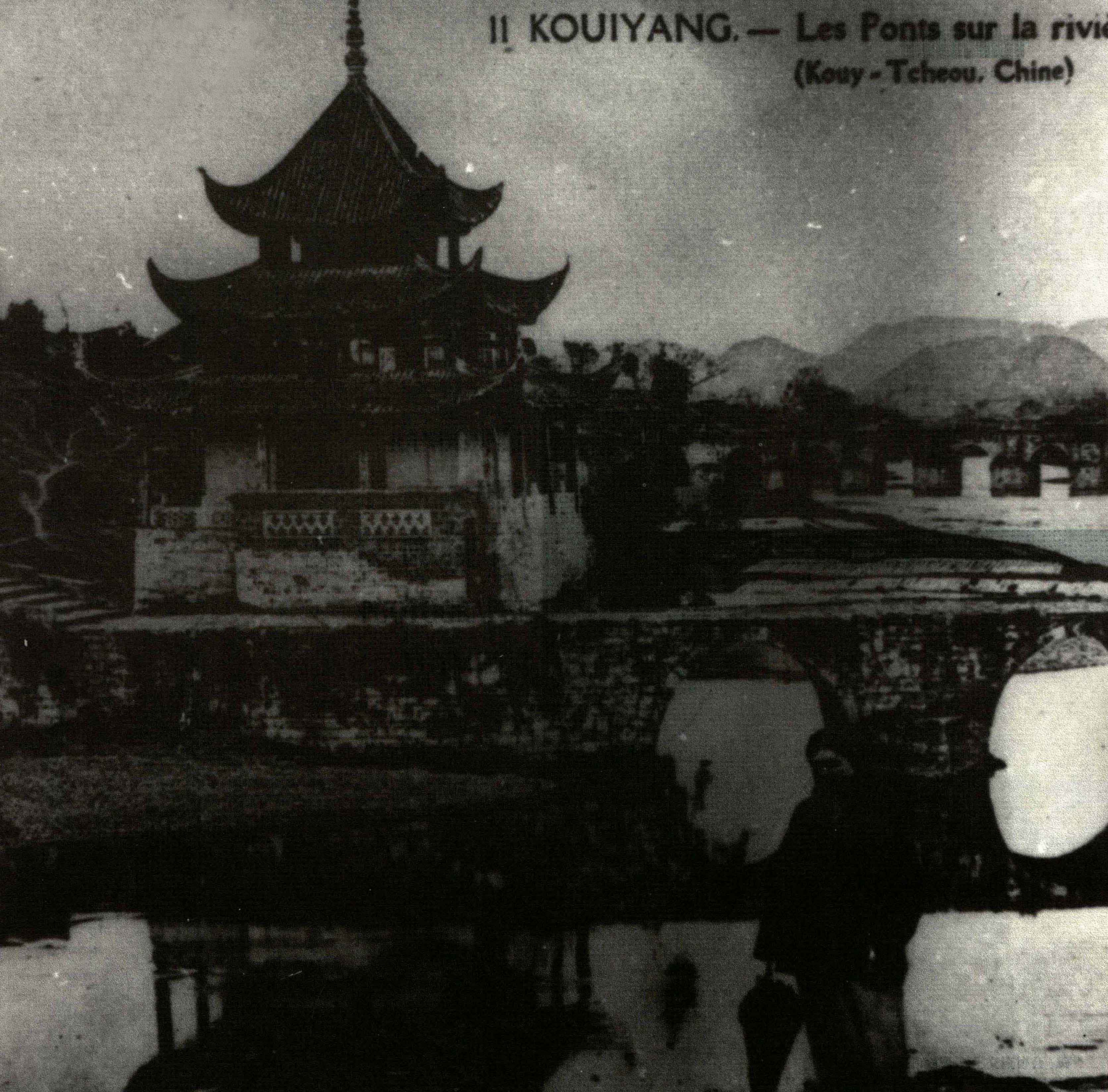
翻译: 周建兵
Traduction: Zhou Jianbing

法文校对: 卡特琳娜·布尔扎、彭黔荣
Lecture-correction du français: Catherine Bourzat, Peng Albert Qianrong

编者: 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Rédacteur: L'association d'échanges culturels de Guiyang avec l'étranger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Publication: Les éditions du Peuple du Gui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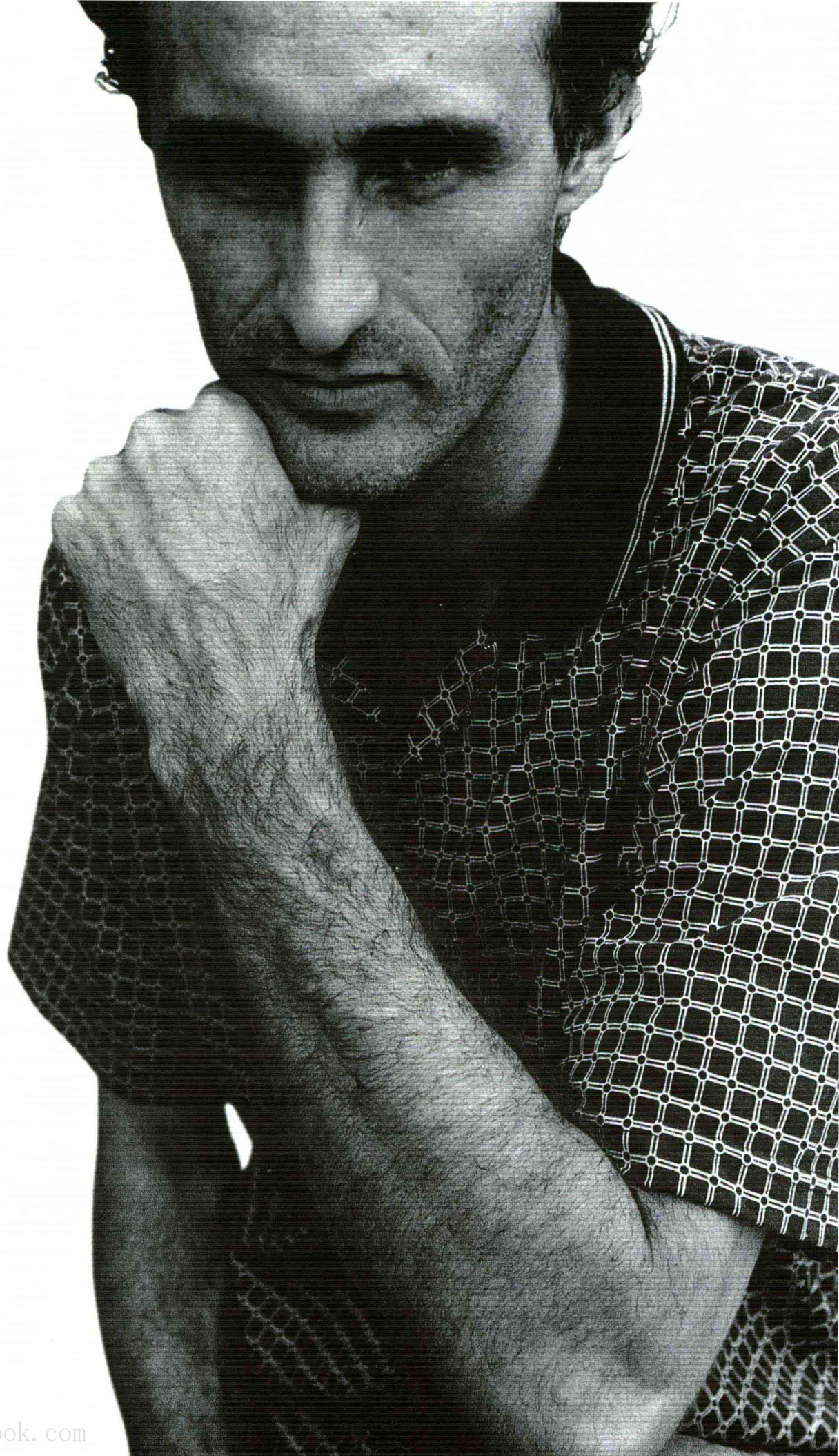
II. KOUYIYANG. — Les Ponts sur la rivière
(Kouy - Tcheou, Chine)



RANDONNÉE
D'UN
漂移的视线
PHOTOGRAPHE
VOYAGEUR

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

DES FRANÇAIS AU GUIZHOU



菲 利 普 · 法 丹

1962年4月12日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布斯卡。
16岁，到非洲马格里布地区探险，前后三次在那里旅行。
18岁，取得电焊工毕业证，怀揣第一次挣到的钱，前往墨西哥旅行。
19岁，在南美待了8个月。（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
1982年，旅行，在尼泊尔三个月，斯里兰卡三个月，印度10个月，在印度碰到一个法国人，同他谈起中国以及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到北京的可能。
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历时14个月。
1987年，在法属圭亚那Wayanas印地安部落做客，出版他的第一本书《圭亚那，遥远的土地》
1985-2001年，多次到中国贵州考察，拍摄作品，有相当数量的文字和照片发表于瑞士、法国等国重要刊物。

Biographie de Philippe Fatin

Né le 12 avril 1962 au Bouscat, près de Bordeaux
à 16 ans, découvre le Maghreb où il effectue trois voyages successifs
à 18 ans, reçoit son diplôme de chaudronnier et part au Mexique avec sa première paye
à 19 ans, séjourne huit mois en Amérique du sud (Pérou, Bolivie, Equateur, Chili, Colombie)
En 1982 voyage trois mois au Népal, trois mois au Sri Lanka et dix, mois en Inde, où il rencontre un Français qui lui parle de la Chine et de la possibilité de rallier Beijing par le Transsibérien
En 1983, effectue son premier séjour de quatorze mois en Chine, suivi de six en Thaïlande
En 1985, fait sa première rencontre avec les peuples du Guizhou
En 1987, intermède chez les Indiens Wayanas en Guyane française et publie un premier livre
《Guyanne, terre d’espace》
De 1985 à 2001, il multiplie les voyages au Guizhou comme photographe, une partie de ses photos ont été publiée dans diverses revue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目录

Catalogue

.....

序 辛维光

Préface de Xin Weiguang

历史的图象 史继忠

Images historiques Par Shi Jizhong

漂泊的摄影家 - 菲利普·法丹 张含丹

Photographe érrant-Philippe Fatin Par Zhang Handan

后记 卢永康

Postface de Lu Yongkang

序

• 辛维光

记录人类历史有很多种形式，其中图像是最具说明力、最忠实反映人类生活的手段。石壁上的岩画、陶罐上的花纹、绢帛上的图案等等都较客观地反映了早期人类及古代社会的种种生活层面。自人类发明摄影技术以来，历史便以更加清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100 多年前，一名法国人来到贵州这块神奇的土地，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当时贵州的风土人情。他一共拍摄与收集了 1846 至 1925 年之间大量反映贵州自然风光及风俗人情的照片，这大概是反映贵州人文风情最早的摄影图片资料了，它们的出现，填补了贵州近代历史图片资料的一段空白。

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位法国人是谁，但幸运的是，我们通过菲利普·法丹得到了这组珍贵的历史图像，使我们得以窥视历史一斑的机会。限于版面，本书只收录了 50 余幅精品。并且，我们还从菲利普手中得到了他多年以来拍摄的大量贵州风土人情的新照片，其中包括他从老照片的角度拍摄的具有新旧对比的一些珍贵图片。对此，我们向菲利普·法丹表示感谢！

历史与现实是两张迥然不同的脸，而我们却在同一本书里看到它们的面貌。光阴流逝，时光带走的只是过去的生活，而历史却以图像的形式得以完好的保存，这也许就是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

Préface

Par Xinweiguang

Il y a beaucoup de moyens pour noter l'histoire, celle de l'image est la plus expressive, et la plus fidèle pour fixer les différents modes de vie de l'humanité. Frêskes sur les rochers, peintures sur céramique, tissages sur les soieries etc, elles peuvent montrer des aspects de la vie primitives depuis la civilisation antique. Avec l'invention de la photographie, l'histoire a pu présenter devant nos yeux son visage plus claire.

Cent ans auparavant, un voyageur français est arrivé au Guizhou mystérieux, avec son appareil, il a enregistré les mœurs et coutumes du Guizhou de cette époque. Il a pris et collectionné une quantité de photos qui montrent des sites naturels et la vie quotidienne du peuple de 1846 à 1925, elles devaient être les documents photographiques les plus anciens sur la province. Leurs apparitions ont comblé une lacune dans les archives photographiques sur l'histoire moderne du Guizhou.

Bien que ce voyageur français est resté anonyme, nous avons obtenu cette série d'images historiques par Philippe, elles nous permettent d'avoir une idée du passé. Limité par l'espace du livre, nous avons choisi une cinquantaine de photos des plus représentatives. Nous avons obtenu aussi un nombre d'œuvres photographiques de Philippe prises durant ses voyages successifs au Guizhou, ces photos de confrontation avec les clichés centenaires ont une valeur distinctive. Pour cela, nous faisons nos remerciements à Philippe Fatin!

Ces deux visages confrontés par le passé et le présent son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s, mais nous les voyons en même temps dans ce livre. Le temps passe, qui n'a emporté que le passé, et l'histoire a pu être bien préservée par la manière photographique, cela nous dévoile une autre dimension.



历史的图像

● 史继忠

倘若得到一张五十年、一百年前的照片，已是够珍贵的了。何况，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都是一百年以前的老照片。它们的年龄，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老，漂移在视线之外。贵州开始应用摄影技术，是在1907年前后，最早的照像馆是贵阳的“镜秋轩”和安顺的“二我轩”。在此之前，能用图像来反映贵州历史的，恐怕只是一些线条勾勒的示意图，充其量是如邹一桂《楚黔十二景》之类的山水画，或如桂馥所绘的《百苗图》。除此之外，彼时彼刻发生的事，虽有文字记录，但很难给予人直观感觉，留不下深刻印象。

法国巴黎宗教档案馆珍藏的这些陈年老照，填补了我们记忆的某些空白，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贵州的情景。它的出现，有如突然从地底发掘出来的稀世之宝。它穿越了三个世纪，把我们的思绪带回了父辈、祖辈、曾祖辈乃至高祖辈生活的年代，引起许多怀想，许多追思。尽管，它们只是若干历史碎片，但却依稀可见当年的一眼一眉，一些片段，找回那丢失了的历史影子。

许多老照片是法国传教士拍摄的，有一部分“二我轩”的作品也通过他的收集保存下来，有的还印刷在明信片上。图像作为信息传到法国，然后又以明信片为媒体扩散到许多地方，使外国人对贵州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在外国人眼中，贵州是个古老、神秘、奇特的地方，与西方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神奇之旅，梦幻之游，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他们的行踪，反映了他们的观感。百年之后，一个被贵州深深吸引的法国人，以神奇的眼光来到贵州，而且不止一次，他就是摄影家菲利普。他带着这些老照片，追逐前人的步履，刻意找寻那已逝的岁月。时过境迁，时光的流逝冲淡了历史的记忆。他努力找到了若干参照物，拍摄了如今的照片。新与旧的对比，使人感知到历史的沧桑。

认为贵州“闭塞”，这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其实并不尽符合事实。如果从中原的角度看，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的确过于偏远。然而，到了近代，世界发生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期各自孤立发展的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在几个世纪之间迅速联系起来，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原先被视为“边缘”的云南、贵州、广西很快被推到了“前沿”，反而得风气之先。吸纳外来文化，贵州应当说是比较敏锐的。这是因为，贵州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既有汉文化，也有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少数民族文化分属不同系统，各种文化“共生共荣”，对任何文化都采取宽容态度，能够兼容并包。

明清之际天主教开始传入贵州。1844年以来法国人纷至沓来，拍摄老照片的这位法国人便是其中之一。从照片反映情景推测，他游历的路线，大致是沿着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的古驿道，所以，镜头多聚焦于镇远、石阡、安顺、镇宁、关岭一线。

镇远自来繁华，控扼驿道而滨临湄阳河，实为“水陆都会”、“滇黔锁钥”，故“舟车辐凑，



货物聚集”。穿过镇远的驿道，是云贵交通的大动脉，而且是通往缅甸、印度、泰国、老挝的国际大通道。难怪镇远祝圣轿上的楹联，有“缅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从外地来的人，大都泛舟溯沅江而上，在镇远启岸后改行驿道。镇远原先有三座城，卫城在澧阳南岸，北岸是府城和县城，形如一个“品”字。街市沿河修建，有十二个大码头。茶楼酒肆，暮鼓晨钟，半江渔火，装点出一幅“清明上河图”。澧阳河上那些有篷的小舟，大概就是所谓的“鳊船”吧！石阡的天主教堂，房屋是西式的，而两端却立着中式牌楼，这算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驿道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盘旋于山岭之上，穿行于峡谷之间，跋山涉水，起伏上下，路面皆用石块铺筑而成。贵州的驿道素不通车，运输全靠人背马驮，旅客多骑马代步，或者乘坐滑杆、轿子。照片中所反映的，虽未必是这段路程，但却是当年交通工具的写真。外国人感受到惊奇，所以摄影留念。

二

省城贵阳在万山丛中，这是一个“万马归槽”的地方。巍峨的群山环抱着一座“石头城”，南明河绕城而过。它位于贵山和富水之间，因城池在贵山之阳（即山之南），故名贵阳。清代的贵阳分内、外两城，以北门桥为纽带连接起来。内城有街巷80余条，外城街巷34条，还有8条近城的街。也许是一种特色吧，这座城市里牌坊林立，许多街市都以牌坊命名，如三牌坊、红牌坊、花牌坊、抚牌坊、一品坊、蔡家坊等。城外也立着许多牌坊，构成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包家吉《黔游日记》写道：“将至贵阳城垣三里许，新建节孝坊二十余座，跨道骈立。东来第一座牌坊，上书‘万里封侯’系为果勇侯杨芳所建而新葺者”。甲秀楼是贵阳的标志，它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这里不仅风景佳丽，而且建楼象征文教振兴，科甲挺秀，人才辈出。南明河畔，风光明媚，九眼照沙洲、丞相祠、芳杜洲、浮玉桥、甲秀楼、万佛寺、涵碧亭、鳌矶石集中在一起，合称“贵阳新八景”。浮玉桥如玉带一般，横跨河上，将屹立水中的鳌矶石和两岸胜景连成一气。桥下绿水回环，桥上有涵碧亭，甲秀楼翼然于鳌矶石上，宛如水中央。桥、亭、楼、阁一齐映在水里，波光粼粼，晃晃漾漾，柳岸堆烟，渔歌晚唱，正是“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神甫行游至此，为景色所迷。他以甲秀楼为背景，凝视远方，摄下了这张记录人生刻度的照片。入乡随俗，法国人对他们感兴趣的事都拍了照。正月立春，街上广结彩亭，以幼童着戏装扮演剧中人物故事，每亭一折，如“水漫金山”、“风尘三侠”之类，众人抬着游街，谓之“迎春”。暮春三月，到花溪河边郊游。风景如画，有石拱桥架于堤坝之上，岸边有碾房，以水力推动石碾，半山有宫观寺庙，地点在平桥附近。郊外在一座六边形四层石塔，游人聚于塔边，老幼皆留长辫、戴小帽，穿长袍马褂。布谷鸟叫，农夫戴着竹笠在田间割稻，数人围着挹斗打谷。

1851年天主教即传到贵阳附近的青岩，建有教堂和大修院，以石头寨信徒最多。定番州（今惠水），原属贵阳府，设有天主堂，传教士经常前往。乡间多有场市，按干支轮流赶场，或牛场、马场，或龙场、兔场，定番场期人流如潮，买卖兴隆。途中小憩，卸下马鞍，以粮草喂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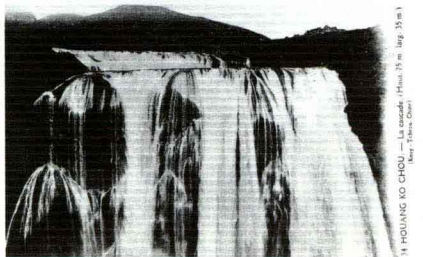
从贵阳西行至安顺，偌大一个城池。安顺为“黔之腹，滇之喉”，土地平旷，“物产富庶，甲于他郡”。洪武十五年（1382年）筑普定卫城，周长1400丈，有城门四座、水关三道，四条大街布列呈十字形，城内外多有集市。《徐霞客游记》写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 …层楼跨街，市集甚盛。”因地当滇黔要冲，清初云贵总督半年驻安顺，半年驻曲靖，贵州提督衙门设在城中。安顺商业繁盛，“估人云集，远胜贵阳。”安顺房屋栉次鳞比，不下千万落，街上有牌坊，远处为城楼。安顺大街，宫观庙宇，与店铺毗连，街心遍设摊点，以大伞遮阴。

镇宁的教堂近乎欧式，在三层砖房上立起两座尖状建筑，窗户为长条半圆顶双开玻璃窗，与周围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极目远眺，驿道从山谷穿城而过，路上行人多骑马。

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万练飞空，水花四溅，从74米高处跌落下来，注入犀牛潭中，令人惊心动魄。徐霞客曾游至此，他写道：“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液泻崖而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截，盖为对崖所隔也。”在大瀑布附近的半山腰，建有教堂一座，南距黄果树6公里处的安庄坡，有布依山庄“石头寨”，这是扁担山48寨之一。村寨依山傍水，寨前田连阡陌，寨后绿树成荫。房屋皆用石料修筑，石板的路，石头的墙，以石板盖顶，层层叠叠依山而筑，俨然是一个“石头世界”。靠山边建有一座教堂，教堂华丽，堂前似牌坊而多欧化，门窗及牌楼风格不似当地建筑。往南行即至花江，有铁索桥跨越河上。

平坝、安顺、镇宁、关岭一带，多种民族汇集。住在这里的汉族，因来源和移入的时间不同，文化习俗每有差异，同桌吃饭的人和在一起读书的儿童可能是清代迁入的汉人。而“二我”相馆拍摄的“屯田凤头”则是明代洪武年间移入的屯军后裔，他们以集团式移民的方式来到这里，长期保存明代安徽及江南的习俗，当地便根据他们的头饰而称之为“凤头簪”或“屯堡子”，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屯堡人”。苗族支系繁多，因长期分散，文化演绎，语言、习俗、服饰多有差异，于是人们根据其外观，分别呼之为“白苗”、“红苗”、“黑苗”、“歪梳苗”、“牛角苗”等。那时所称的“仲家”、“水家”、“夷家”、“补依”、“侬家”等，事实都是布依族，服饰头饰大同小异。此外，还有“革兜苗”、“波笼苗”等人们共同体。服饰随着潮流而变，许多古装今已不存。照片所展示的，是一幅古老的风俗画，它以浓缩、集锦的方式反映了多民族的贵州。照片清晰可睹，比之那手绘的《百苗图》远胜一筹，是一份珍贵的民族学资料。

《漂移的视线》，以老照片的形式再现百年前的贵州，这些历史的投影组合起来，便构成一幅历史的画卷。不过，因为传教士们关心的是天主教的传播，在这个视线之外的许多事物都没有进入他们的镜头，不免挂一漏万。贵州处在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分布区——华南喀斯地区的核心部分，山景、水景洞景独特，有地上和地下两条风景线，有许多天下奇观。贵州是一座民族文化大观园，许多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在贵州还可看见，而且相当典型。今非昔比，驿道已在地图上消失，进入贵州已不必骑马、坐轿，使用现代交通工具便可“朝发夕至”。历史终归是历史，一百年后的贵州已不是旧时的模样，然而，它还是那样神奇和迷人。



漂泊的摄影家—菲利普·法丹

● 张含丹

菲利普是法国人，故乡在盛产葡萄酒的著名城市波尔多。

菲利普高且瘦，头发卷曲，眼睛深陷，腮帮上一圈络腮胡的根茬，脸部轮廓分明，具有十分明显的欧洲人的特征。贵州的外国人不多，所以，当菲利普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摄影包，脚穿一双硕大的旅游鞋出现在城市或乡村时，总是会引起不少人的注目。

菲利普以前是波尔多一家船厂的电焊工人，后来迷上了摄影。起先他干半年的电焊活供半年的摄影开销，到后来渐渐地卖了一些图片，有了一点收入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当上了专职摄影家。他如今的工作就是满世界跑，地球上的几大洲他几乎都走遍了，可是，他来得最勤的却是贵州。

十多年前，菲利普看到介绍贵州的一本书，形容贵州群山绵延不绝。当时他就产生了好奇：山里一定会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他想看个究竟。

1985年，菲利普第一次来到了贵州，没呆多久，他就被这块土地深深地吸引了。也许恰恰是因为贵州开发的迟缓使得许多民族的、人文的东西得以完整和未经修饰地保存，菲利普对贵州一见钟情。但凡逢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时，他必然会准时出现在贵州，而且通常一呆就是半年，一个县一个乡地跑，哪里举行芦笙节，几月几日要过鼓藏节，怎么走，路途多远，车费多少，他都知道，绝对比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还要清楚。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当地人都认得了菲利普，在凯里的一个苗寨，每次菲利普一到那儿，人们都操着当地方言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菲利普，你好？菲利普微笑着，摆着他那双毛茸茸的大手和他们一一回应。在那里，菲利普把几个苗族老人亲切地叫成妈妈，要是过年期间，菲利普还会抡着大木杵帮妈妈家打粑粑。当地人很喜欢菲利普的淳朴和天真，有一次，几个七十岁的老者要和菲利普合影，各自脱下了身上的衣服、帽子，一件件地给菲利普穿上，几个老人一起踮着脚，给高大的菲利普系扣子、整理衣服，菲利普憨憨地笑着，任由他们摆弄，那情形，就象慈祥的老人在给自己的儿子打点行装一样，非常动人。

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菲利普的吃苦精神和毅力绝对值得人称道。他通常背着一个大背囊在乡下一呆就是十几天，和当地农民挤农工车，或者是徒步翻山越岭，这些对菲利普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一点，一些摄影界的同行们提起菲利普都竖起大拇指自愧不如。

有一次，他和法国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女学者到凯里一个极贫困的苗寨里，他拍照片，女学者做调查。辛苦一天后，晚上他们借宿在当地一户农家。山里人家没有多余的床铺，女学者跟农户家女儿挤一张床，菲利普则和衣睡在堆农具的仓房。贵州农家通常是在仓房下盖猪圈，菲利普住的这家也不例外，在菲利普的身下就是猪圈和几头哼哼唧唧的猪。菲利普盖着稻草，伴着猪的味道和呼噜声一住就是半个月。这种吃当地粗糙饭食、不洗澡、没有车的艰苦生活对城市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何况是老外。但菲利普却不以为然，仍然有滋有味地一次又一次往更偏僻的地方跑。

菲利普的中文不好，只会一些简单的对话。好在他在贵阳有一个十多年的老朋友，一个大家都叫他陈么哥的画家。菲利普一来就住在陈么哥家，客厅里那张稍显短小的沙发就是他的床。菲利普和陈么哥一家三口一道吃饭，早晨与陈么哥去黔灵公园

游早泳，有时还和陈幺哥的朋友们一块玩。陈幺哥的夫人去菜场买菜时，卖菜的妇人会热情地提醒她：这个菜你不用买了，刚才你家那个外国人已经来买过了。菲利普知道附近哪家店的面包好吃，超市里什么饮料好喝，前年，他嘴里整天哼着流行歌曲“心太软”。他还知道阳明路是贵阳最好玩的一条街，他喜欢蹲在摊位前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用相机不停地拍着他感兴趣的各种各样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菲利普擅长很快地融入一种陌生的生活，用眼睛和心灵去观察它，体验它。这种永不衰竭的好奇心更多的时候使菲利普看起来不象一名艺术家而更象一个孩子。

在贵阳呆久了，菲利普和陈幺哥的画家朋友也都熟悉起来，有画家要办展览，还叫上菲利普去帮忙布置。因为，菲利普个子高嘛，挂画不用抬凳子爬上爬下。画家朋友这样说。菲利普乐滋滋地去帮忙，认真地一幅幅挂完后，就和其他人一道，捧着三元钱一盒的快餐饭吃得津津有味。

陈幺哥和他的画家朋友们聚会时也往往会叫上菲利普，他们都喜欢菲利普喝酒的“耿直”。几年前，菲利普的酒量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出了名。据说，他的酒量是在苗族地区锻炼出来的，当然，想必也和他来自葡萄酒的故乡有一定关系。在贵州乡下喝米酒，主人家敬多少，菲利普就喝多少，特别是当地人一边唱着敬酒歌，一边深情款款地将碗端到他面前时，菲利普根本没有想到拒绝这个词，他认为，不喝这杯酒，那简直太没礼貌了！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酩酊大醉，并且学会用苗语哼唱祝酒歌后，菲利普的酒量也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和画家们在一起喝啤酒，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利普和画家们所从事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再加上艺术家们骨子里互为相通的气息，菲利普和他們相处时也很愉快。大伙在酒吧喝啤酒时，菲利普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聊些什么，但画家朋友们洒脱的举止和畅快淋漓大杯喝啤酒状态，让菲利普感到十分放松。画家们也早已不把菲利普当外国人看，兀自海天海地地侃着，只是在喝酒时朝菲利普抬起杯子，努着嘴示意：老菲，干！菲利普二话不说，端起杯子，还卷着舌头跟着来一句：干杯！然后一口喝下。

尽管菲利普去的都是贵州最贫困、最落后的地方，可他拍出来的照片却总是当地人安宁祥和的一面。在他的眼中，物质上的差异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山旮旯里贫民的生活和都市里城市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幸福是一样的，痛苦也是一样的。因此，在他的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一些为贫困所不能掩盖的、自然之极、动人心魄的东西；在他的照片里，你同样也会被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所感动。

菲利普热爱贵州这块土地，也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它。“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基于这种信念，他把大量有关贵州的图片介绍到法国的许多杂志上，由此也引来了不少对贵州感兴趣的法国人。有一回，他对采访他的电视台的记者说，在这里，有他的许多好朋友，有他喜欢的人们，有打动他的生活，贵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希望能更多的人来关心她。他说这话时，很真诚。

据陈幺哥说，菲利普快 40 岁了，一直没结婚。他的父母对他这种生活方式很有意见，说他“脑筋有问题”。陈幺哥常常打趣他：菲利普啊，什么时候你才带个小菲利普来贵州？他笑着摇摇头。不是没有姑娘喜欢他，他美丽的前任女朋友就是因为他这种飘泊不定的生活和他“吹”了。但直到现在菲利普仍然坚持着他这种生活方式，他依然东奔西走，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从地球的这头飞到那头。他用他手中的机器忠实而严肃地记录着人类的种种生存状态。

如果有一天，你在街头看到一个高个子外国人，对着我们一些熟视无睹的事物拍照，说不定那就是菲利普。

学校食堂 Au Réfectoire.



49 Au Réfectoire.
(Kouy - Tcheou, Chine)